

# 张巍 沉入生活才能写出真情实感

文 张一然

爆款剧可遇不可求  
能吸引目标受众也是成功

问:您觉得什么人适合当编剧?

张巍:近几年影视行业相对有一点点寒冬,但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行业,想从事这个行业。首先我肯定这是好事。如果参与的人多了,那么这个行业获得的养分也就多了,会拥有更优秀的人才,创作出更多样化的主题,塑造出更多层次丰富的人物。有些新入行的编剧并不都是年轻人,而是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比如律师、医生、拍卖师,他们写自身行业剧本时有天然的优势,这不是编剧通过采访或是短时间的生活体验就能达到的。

问:就编剧的创作方式来说,跟您刚入行时有哪些变化?

张巍:现在的年轻作者,可能不需要像老编剧那样,要掌握大量历史知识,才能动笔写古装剧;也没办法像老编剧那样,在职场里体验三个月生活,才能写职场剧,他完全可以写披着职场外衣的“甜宠霸总”。这类剧本身就是脱离生活的,所以也就不要求内容来源于生活,它也是有市场的,有一波非常坚定和忠实的受众。

问:感觉现在的电视剧只有“破圈”才能成为爆款,才会成功,您觉得怎么才能“破圈”?

张巍:一部真正的大爆款剧,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今年一季度的爆款剧就是《狂飙》,后面三个季度挺难讲是否有超越它的作品。其实,一季度播了很多新剧,每部都不错。包括我们创作的《今生第一次》,这是一部直面生育议题下“坐月子”的小切口剧,刻画不同年代的月子生活以及女性成为母亲后的思想转变。议题切口越小,剧情走向越容易往纵深推进。这部剧播得也不错,但没有“破圈”。我们的观众大概率是有过生育经验、有一定人生阅历的人。恐婚恐育的人,或是不处于生育阶段的人,可能就不是这部剧的受众。这些人连看都没看,直接回避这部剧了。其实一部剧在目标观众群中拥有一定的穿透力,即便没有“破圈”,但在它的圈层引起了共鸣,这也是成功。《狂飙》就是老中青、男女都会看,它是一个真正“破圈”的作品。能否成为爆款是挺玄妙的事。扫黑破案类的电视剧很多都是老少皆宜的,有不少还是名角出演,但并不是每部都能成为爆款剧。爆款剧有一定的戏剧规律,但是一部剧在播出之前就思考是否能爆,这真的挺难预测。

要有体会人之常情的能力  
才能创造出情感丰富的情节

问:您能从编剧角度聊聊爆款剧到底“爆”在哪儿吗?

张巍:比如《狂飙》,我想编剧在做人物设计时,一定是对高启强的性格、前史、家庭,乃至说话方式,包括他与陈书婷的情感互动模式,都做了非常深入的思考与设计。我平时看这类题材比较少,但也被《狂飙》吸引了,因为它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有丰富的角色性格和成长展现。不仅仅是主角,围绕主角的数个小人物也都挺有

光彩的。如果《狂飙》仅仅是讲善恶争斗,好人铲除坏人,我可能也不是它的观众,但它加入了强情节剧情,除了主线扫黑,还有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江湖义气,我就能看下去了,觉得挺好看。

我再举一个例子,电视剧《潜伏》是谍战故事,在紧张的戏剧情节里,男女主角性格上的冲突带来很多喜剧的感觉,让这部剧变得更耐看了。我仍然记得余则成跟翠萍在机场分别的桥段,他们在机场偶遇,一句话也不能说,只能无言对望。余则成装成一只鸡的模样在翠萍的车前绕圈,这类情节不需要台词,人物铺垫到了,情感流淌到了,感情冲突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像我这种爱看情感剧的人,在其中得到了巨大的升华和满足。

问:能写出《潜伏》《狂飙》这类充满戏剧冲突的剧本,对编剧来说也是特别耗费心血吧?

张巍:肯定是的,编剧写起来很费劲。剧中的很多情感,无论观众是男女老少,代入进去,都会觉得太感人了,太难受了……因为编剧抓住了人类的普遍情感。我前些日子去看《毒舌律师》,这是一部爆款电影,打破了香港华语电影票房纪录,其中有句台词:“在证据、推理之外,还有需要探求的真相,还有需要被普遍肯定的common sense(人之常情)。”对编剧而言,观众是拥有“人之常情”的。比如余则成与翠萍在机场分离,我作为观众代入进去,就会产生很多联想:“哎呀,我心爱的男人就要飞走了,这辈子很可能再也不能见面了,我知道他为了更多人类的福祉,为更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了,这也是我的理想,我只能目送他离开……”当我们被特别崇高的理想所感染,被特别真实的爱情所感动,就会迅速被那种爱和崇高感裹挟全身……这类情节不是要求编剧要多努力地写,而是要求编剧具备体会人之常情的能力,才能创造出巨大而丰富的情感情节。

问:看来编剧也是需要生活的历练,经历的事情多了,对人物理解也就更透彻了。

张巍:为什么我们以前特别强调编剧必须体验生活呢?我觉得这得叫“沉浸式去生活”。人如果脱离了生活,就没办法写出角色在某个情境中应该有的反应,就成了瞎编。越是情感丰厚的情节,就越不能离谱,编得太离谱就容易悬浮。

忘我工作导致腰肌劳损  
最痛苦的是反反复复地修改

问:能否回忆一下您第一次写剧本的经历?

张巍:我在电影学院读研时,有个同学把我介绍给他曾经合作过的制片人。制片人有一个剧本需要整改,算是救场吧,我试写了一集,制片人很满意,让我利用暑假帮他改20集剧本都改了。

问:两个多月修改20集剧本,太紧张了吧?

张巍:我感觉好像是将自己二十多年人生积攒的想法一次性全掏出来了。剧本完成后,导演和演员都非常喜欢,他们给了我特别大的肯定。我记得很清楚,写完剧本没过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在椅子上坐着,当我想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幸好那天几个同学约好到我家聚会,用他们的话说:“恨不得破门而入。”他们连夜把我送到医院看急诊,诊断为腰肌劳损。还好那



张巍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著名编剧。主要编剧作品有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女医·明妃传》《长大》《陆贞传奇》《梦华录》等。著有《电视剧编剧教程》等学术著作。

时我年轻,休养一段时间就没啥事了,但直到现在的腰也不大好,时不时就要扎针灸做康复。这也是一种爱的代价吧。

问:首次创作特别顺利,获得了很多肯定,您觉得自己成功了吗?

张巍:那时我年少轻狂,误以为我的职业编剧康庄大道就此展开了。它让我误判了形势,以为做编剧太容易了。后来我慢慢发现,编剧之路充满荆棘,普遍情况是刚入行的编剧很可能接不到活儿,接到活儿的也很难做。比如,几个年轻编剧一起做本子,大家好不容易统一了意见,但跟制片人甲方一谈,立即被否定了。经过几番修改,双方终于统一了思路,这时导演来了,把之前的东西又都推翻了!创作的本子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次被打破,重新建立,再打破,再建立。反反复复地更改,编剧十分痛苦,并且这样的事经常能遇到。

问:您觉得有没有自己驾驭不了的题材?

张巍:编剧的创作特别容易脱离自己生活的内容,但这并不是问题。比如我写《梦华录》,我没做过生意,但不妨碍我通过大量的案头工作、生活观察去创作赵盼儿这个人。赵盼儿从小茶坊做到大酒楼的老板娘,她的经历从唐宋以来的话本里是能够找到的,从古往今来的故事里是能够看到的。我们把古代女性相关的经历从历史长河里提炼出来,虽然赵盼儿是宋朝人,她的生活可能是编的,但她的情感是真实的,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但是,如果让我创作一个霸道城主与一个霸道女国王的“白月光故事”,我就不会写。可能这是很受欢迎的一个门类,我妈就非常爱看这类“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片子。这类题材,别说生活的原型,哪怕是生活的影子,我身边也没有,没法创作。

张巍自述  
高概念、短而精的网剧  
已成为新的创作方向

2014年,我出版了《电视剧改编教程》。后来,我认识了后浪出版社的负责人,他觉得这本书很好,想要再版。我想,与其再版旧作不如出一本全新的,于是与洪帆老师合作,结合近年来的热点、爆点案例,再加上我们创作的“能一本剧医生”公众号里积累的实践案例、剧本分析与课堂实践,辅以理论结合,创作了这本《电视剧改编教程》。

我与洪帆是同门师兄妹,同一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共同就读于郑雅玲老师门下。那时我们经常一起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电影艺术》《当代电影》上发表论文,通常做同一个作者研究专题时,他写作品分析,我写导演研究。他逻辑清晰,擅长架构;我感情丰富,文字细腻。从一开始做编剧的路上,我们也选择了彼此搭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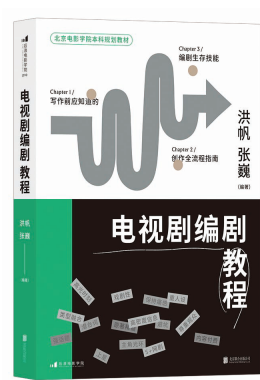
我们入行时千禧年刚过,电视剧的体量基本以每部20集为常态,当时最红的编剧是海岩,“爱情+悬疑”双类型杂糅的写法是我们尽力模仿的目标。虽然经常被制片人教育,“电视剧要面向大众”,但私下里,我们俩最喜欢的还是看制作精良、台词隽永的日剧,盼着有生之年能写一部媲美《悠长假期》的作品,登上央视黄金档。

我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洪老师读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各自走向不同的创作方向。我与上海的几家公司合作,专攻都市情感与女性励志题材,热爱看各种行业剧、职场剧的我坚信,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尚未真正到来。

这些年,电视剧的播出方式从一剧四家省级卫视拼播变成两家省级卫视拼播,又有APP平台加入。现在我同时是“优爱腾芒”四家的会员,虽然我跟洪老师共同教授的这门课依然叫“电视剧剧本创作”,但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无法区分我看的究竟是电视剧还是网剧了。在今天的课堂上,每部40集、单集时长45分钟的结构不再成为标配,而每部12集或24集,高概念、强话题、重人设、短而精的网剧已是学生们一致推崇的目标和方向。对于我们的创作和教学来说,每天都在不断变化,需要我们快速更新知识储备和教学方法。

得知我们打算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视剧专业的学生们写一本教材,但欠缺剧本范例,很多老师为我们发来自己的作品,提供授权。这种情谊非常珍贵,这些作品非常宝贵。我不敢说读懂了这本书就能上手当编剧,但我们创作这本书的首要初衷是实用,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干货特别多!

张巍 洪帆 编著  
《电视剧编剧教程》



## 讲述

### 从装配工到机芯艺术家,他设计的腕表最高售价28万元 与海鸥表结缘一生

口述 李家琦 整理 刘焘

海鸥表是天津轻工工业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品牌能够六十余年经久不衰,离不开几代“海鸥人”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腕表设计大师、首批“海河工匠”李家琦就是其中一人。1963年出生的他,从组装车间工人一直做到机芯艺术设计师,其设计方案获得授权专利近140项,为他服务一生的海鸥集团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



李家琦

因为摔坏了母亲的瑞士手表  
让他与手表结下不解之缘

我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高级工程师,工匠的基因深深地烙在我的骨子里。我从小喜欢自己动手捣鼓点儿什么,用废弃的小药盒组装汽车模型,用捡来的树枝做弹弓,用芦苇秆做钓鱼竿……总为自己有一双巧手暗自得意。

上高三时我住校,为了让我把时间控制好,母亲把自己的瑞士手表给了我。当时手表是稀罕物,班上有同学戴过,让我羡慕不已,能戴上母亲的手表,我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也愈发小心翼翼地呵护它。但是往往越在意,就越容易出事。有一天晚上,我在宿舍摘下手表准备休息,一不小心手表竟掉到地上。我一下子睡意全无,又心疼又害怕,捡起来一看,它真的“罢

工”了。我想我的巧手,不妨拆开试一试,于是撬开了手表外壳,眼前精美的机械构造让我深感震撼。我没有专业的修表工具,用手头的小镊子、小刀片拨动了几个零件,没有任何头绪,不知该怎么修理。

我主动跟母亲认错。当时只有亨得利那样的大表行才能修理瑞士手表,修理费我们家也负担不起。后来费了一番周折,父亲托朋友帮忙才将手表修好。我暗下决心:无论我将来自从事什么行业,都要学会修手表!

1981年,我高考落榜,在家准备复读时得到消息,天津手表厂招工。这对我来说诱惑太大了,不顾父母的反对,我坚决报了名,正式走入天津手表厂,被分配到组装车间。组装车间的任务就是把零件组装成机芯,最简单的手表也有100多个零件,一般人会觉得这些零件那么小、那么多,怎么放进去?但我因为喜欢,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

手表厂有很多老师傅会修手表,我常在一旁边看边学,自己也买了一套工具,下班回家就鼓捣手表。记得有一年除夕夜,家里人坐在一起看春晚,我却在桌前修表,热闹的春晚根本吸引不了我。我修表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因为不用担心弄坏了没法收场,毕竟厂里有那么多老师傅可以请教。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陷入了一种痴迷状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的深入,我明显感觉到自己肚子里的墨水不够用。我们家里只有我没上过大学,在家人一半鼓励、一半强迫之下,我参加了成人高考。当时各行各业刚刚开始使用电脑,我认为计算机是新事物,学会了应该有用,于是选择了计算机专业。接下来的四年半,我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回家写作业。一次次顺利通过统考,终于如愿以偿取得了计算机专业大专文凭。

成立腕表机芯艺术设计工作室  
三天时间手工做成高难度样表

1993年年初,海鸥表要上马新项目,需要计算机专业人员,经过多轮笔试、面试,最终选中了我。厂里把我从组装车间调到设计科,从此我进入了一个与机芯完全不同的领域。在组装车间,我掌握了手表的结构、原理、组装流程;设计科的主要工作则是

从零件到新产品的设计和试制。

那段时期,石英手表和电子表卖得特别好,机械表所占市场比例急速下降,天津手表厂处在半停工状态。厂里经费紧张,加上大部分工人都放了假,车间里连暖气都没有,上班工人的工资也少得可怜。为了生存,我们尝试着在厂门口摆摊卖海鸥表,也干过修理手表的活儿,但厂里的新产品研发从没停止过。

厂里准备引进数控设备,派技术人员去北京参加培训。我主动请缨,凭借专业优势、工作经验以及自己的诚恳和韧劲争取到这个机会。到了培训班才发现,我是所有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学历上也没有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我的求学劲头再一次被激发,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我都用来查资料、上机操作,不懂就向老师请教。到培训结束时,我的上机记录是最多的。后来的工作中,数控技术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

随着国内机械市场的复苏,海鸥表进入高速发展期。2006年,我们成立了工作室,专门从事腕表机芯艺术设计。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只腕表,告诉我客户要求三天内设计制作雕花镂空样机,并完成10只样品。拿着样表我仔细端详,这样一款机芯需要加工的零件多达几十个,需要雕刻的花纹有上百个,然后制作、雕刻、打磨、组装。我心里没底,但还是接下了任务。

因为要先用电脑把雕刻的花纹画出来,所以当天我加班到晚上8点,又带着没干完的工作回家,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小憩了一会儿,早上8点又赶到单位。这天是公休日,但工作室全员到岗,没有人休息,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才下班。三天后,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厂长看着摆在桌上的10

只样表,眼里有喜悦、有欣慰,更多的是骄傲。十几年后的一次闲聊我才知道,加班那天有一位女同事发烧,晚上回家时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

完成近百款雕花镂空机芯设计  
将中国故事融入腕表推向世界

涉足腕表机芯的外观装饰设计以来,我完成了近百款雕花镂空机芯设计制造,其中两款手表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以高价成交。我的设计方案获得授权专利近140项,其中“手表的日历显示结构”被授予实用新型专利。

双陀飞轮雕花镂空属于高复杂结构机芯,这款腕表是国内第一只,其设计的过程也是我们工作室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我们最终的成品得到了厂长的肯定,他说:“这才是咱‘海鸥人’干的活儿!”这款表售价人民币28万元,全球限量发售90只,并在2010年获得了“滨海新区国际工业设计精品工艺奖”。

捻花是腕表常见的精饰工艺,不单能使机芯看起来美观,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能去掉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金属毛刺。过去国内都是使用最简单的设备手工完成,花型排列不整齐、不美观,也达不到去除金属毛刺的效果。我尝试用数控设备,经过一次次调整试制,最终做出了清晰美观、立体感强的花纹,并彻底清除了毛刺。日内瓦纹精饰也是个难题,国内表厂用普通铣完成,纹路较粗,且有凹凸感。我通过改进刀具,在数控设备上实现了铣日内瓦纹的良好效果,消除了表面的凹凸感,提高了纹路的光亮度。

公司派我到瑞士深造,我有幸走进钟表王国,看到钟表匠人应有的品质,认识到世界级手表的设计制作水平,深深地感受到差距。我内心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再次被鼓动起来。回国后,我

开始思考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腕表机芯的精饰设计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国内制表业第一只带有祥云元素的雕花镂空陀飞轮机芯诞生了!从镂空设计到花纹的雕刻、镂空零件的制造、后期的手工打磨,都是我亲手完成的。当年这只腕表在北京嘉德四季拍卖会上以6.38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国产手表拍卖最高纪录。

我们工作室还自主设计了一套陀飞轮雕花生肖系列腕表,12只可爱的动物造型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表盘上。表盘背景为阴阳太极图,两条立体的阴阳鱼以漩涡状盘绕在一起,此消彼长,呈现螺旋式运行态势。表盘四周雕刻的花纹,是经过艺术变形的英文“海鸥”的字头“SG”,与生肖图案、太极图融为一体。在雕刻技法上采用浅浮雕工艺,达到构图丰满、疏密得当、玲珑剔透的效果。这个系列的手表参加了2012年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将中国的生肖故事和阴阳太极图展示给世界。

2015年是天津手表厂成立60周年。我想专门做一款表,为“海鸥”庆生。一天晚饭后,我在海河边散步,解放桥既沧桑又挺拔的英姿给了我灵感。开始我想做成浮雕,又想到解放桥是可开启式桥梁,不如做成动态图案。后来这款表参加了中国深圳钟表展、中国香港钟表展,还参加了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引起同行的关注,许多业内人士守在展台前,只为一睹腕表中桥梁模型的开启。

回首人生几十年,我从单纯对腕表的喜爱转变为对“海鸥”这个集体、这个品牌的热爱。2019年10月1日,伟大祖国70岁华诞之际,我非常荣幸地受邀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和庆祝活动。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这是我人生中的辉煌时刻,也是“海鸥”为我带来的珍贵回忆。